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機

卻說武昌府知府當時聽了兩造的話，心下思量，萬想不到果真總督大人還要噹噹，真算得潔己奉公第一等好官了。現在想要仰承總督的意旨，卻苦了百姓，想幫著百姓，上司面前又難交代，事處兩難，如何是好？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也罷！你們幾個暫且在我衙門裡等一會兒，我此刻去見兩司，大家商議一個妙法。制台大人跟前，一定有個交代就是。你們做生意的人，也不好叫你們吃苦。」差官及當典裡人聽了這話，一齊謝過。武昌府便去先見藩台，稟明情形。他雖是個首府，乃是制台第一紅人，藩台亦很佩服他，所以拿他另眼看待，而且為的又是制台之事，更沒有不盡心的，便道：「這位制軍實在清廉得很！有的是公款，無論那裡撥萬把銀子送進去，不就結了嗎？何必一定要噹噹呢！」武昌府道：「制軍為的不肯挪用公款，所以才去噹噹。如今再拿公款給他，恐怕未必肯改，而且還要找沒味兒。」藩台一聽他話不錯，便道：「現在沒有別法，只好由我們公攤八千銀子送給他老人家去用，要他老人家噹噹，總難以為情的。」武昌府道：「大人說送他，他一定還不要，不得已只好說是大家借給他的。卑府曉得他老人家的脾氣，一定還要寫張借票，這借票一定要收他的，如此他才高興。」藩台道：「銀子先在我這裡墊出來，你拿了去，你就去通知臬台一聲，等明天臬台會著，由我領個頭，約齊了大眾，然後湊了歸還。」武昌府答應稱是。藩台立刻叫人划了一張八千銀子的銀票，交給了武昌府，然後武昌府又去見臬台，見過臬台，然後回衙，傳諭一千人，叫當舖裡的朝奉自己回去養傷，各安生理。再吩咐打轎，帶領著差官親兵，抬著衣箱上院交代。

武昌府到得院上，先落官廳，差官督率親兵，抬著箱子，交還上房。這時候制台大人正在廳上等信，等了半天，不見回來，以為當不成功，今年這個年如何過得過去？不時搓手的盤算。猛一抬頭，忽見差官親兵，抬了箱子回來，不覺氣的眼睛裡出火，連罵：「沒中用的東西，我叫你辦的什麼事，怎麼不替我辦就回來了。」差官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通城的當舖，標下都走遍了，人家都不肯當。後來首府叫標下不要當了。首府現從藩台那裡借了八千銀子送來孝敬大人用，所以標下才敢把箱子抬回來的。」制台道：「胡說！豈有此理！我要他們的孝敬！我那一注錢不好挪用，我為著不用這些錢，所以才去噹噹！總怪你不會辦事，怎麼又弄得首府知道？」差官聽了，不敢說出毆打朝奉的事，只得一聲不響。制台又道：「吩咐外頭，今兒如果首府稟見，告訴他說我不見。如果是送銀子來的，叫他帶回去，說我不等著他這錢買米下鍋。」正說著，巡捕拿了首府的手本上來回話。制台一見手本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連連揮手，說：「不見！不見！」巡捕一見如此，只得退了下來，一一告訴了首府。幸虧首府是制台的門生，平時內簽押房是闖慣的，見是如此，只得自己走了進來。從下午等到半夜，制台到簽押房裡看公事，碰見了他。他們是見慣了的，也用不著客氣。制台問他來做什麼？武昌府把來意婉婉轉轉說了一遍。制台道：「要你們貼錢，是斷斷乎使不得的。」武昌府道：「老師不要屬員貼錢，等老師有錢的時候再還給屬員們就是了。這也不過是救一時之急罷了。」制台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得寫張憑據給你，將來你們也好拿著向我討。」武昌府是曉得老師脾氣的，他既如此說，只得依著他做。一時交割清楚，武昌府自行退去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湖南安順府的教士，同了孔君明等十幾個人到了武昌，打聽得這位制軍禮賢好士，且能優待遠人，教士等把一千人安頓妥當，自己便先去拜望洋務局裡幾位老總，托他們先向制台處代為先容，說有某國教士某人，訂於某日前來拜謁。這洋務局裡的幾位老總，早就受過制台的囑咐。原來這位制台大人，最長的是因時制宜，隨機應變，看了這幾年中國的情形，一年一年衰敗下來，漸漸的不及外國強盛，還有些仰仗外國人的地方，因此他就把年輕時的氣餒全行收起，另外換了一副通融辦理的手段，常常同司道們講：「凡辦事禮讓為主，恭維人家斷乎不會恭維出亂子來的。我們今日的時勢，既然打不過人家，折回來同人家講和，也是勉強的。到了這個地位，還可以自己拿大嗎？你要拿大，請問誰還肯來理你呢？我如今要定一個章程，只要是外國人來求見，無論他是那國人，亦不要問他是做什麼事情的，他要見就請他來見，統統由洋務局先行接待。只要問明白是官是商，倘若是官，通統預備綠呢大轎，一把紅傘，四個親兵。倘若是商人呢，只要藍呢四人轎，再有四個親兵把扶轎槓，也就夠了。如果是個大官，或者親王總督之類，應該如何接待，如何應酬，到那時候再行斟酌。孔聖人說的：能以禮讓為國，便是指明我們現在時勢，對證發藥，諸公以後須得照此行。」洋務局裡的幾個道台，一見總督尚且如此，誰亦犯不著來做難人，便把外國人，一個個都抬上天，亦與他們無涉。單說這番來的是教士，既不是官，又不是商，洋務局裡幾位大人，一概會齊了商量，應該拿什麼轎子給他坐。一位道：「《孟子》上『士一位』，士即是官，既是官，就應得用綠呢大轎。」一個道：「教士不過同我們中國教書先生一樣，那裡見教書先生統是官的？況且教士在我中國，也有開醫院的，也有編了書刻了賣的，只好拿他當作生意人看待，還是給他藍呢轎子坐的為是。」又有個人說道：「我們也不管他是官是商，如果是官，我們既不可簡慢他，倘若是商人，亦不必過於遷就他，不如寫封信給領事，請請領事的示，到底應該拿什麼轎子給他坐。」眾人齊說有理。洋務局裡的翻譯是現成的，立刻拿鉛筆畫了封外國字的信差人送去，並說立候回信。齊巧領事出門赴宴會了，須得晚上方回；這邊教士明天一早就上院，若等第二天回信，萬來不及。幾位總辦會辦，急得無法，一齊說道：「領事信候不到，不如連夜先上院請個示，最為妥當。就是接待錯了，是制台自己吩咐過的話，也埋怨不到別人。」幾個人商議已定，便留一位在局守候領事回信，一位上院請示。手本上去，說有要事面稟。齊巧制台晚飯過後，丟掉飯碗，正在那裡打磕銃。巡捕官拿了手本，站立一旁，既不敢回，亦不敢退。原來這位制台，是天生一種異相，精神好的時候，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，等到沒事的時候，要是一睡，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。一頭看著公事，或者一面吃著飯，以及會著客，他都會睡著了的，只要有事，一驚就醒，倘若沒有事把他驚醒，一定要大動氣的。此刻巡捕拿了手本進來，論不定他老人家幾時才醒，喊又不敢喊，只得站立門內，等他睡醒再回。誰知他老人家這一睡，雖沒有三天三夜，然而已足足有八個鐘頭。他老睡了八點鐘的時候，巡捕就站了八點鐘的時候，外面那個洋務局的總辦，也就坐了八點鐘的時候。晚飯沒有吃就上院，一直等到夜半一點鐘，肚子餓了，只得叫當差的買了兩個饅頭來充饑。至於那個站睡班的巡捕，吃又沒得吃，坐又沒得坐，實在可憐。好容易熬到制台睡醒，又不敢公然上去就回。又等制台吃了一袋煙，呷了一口茶，等到回過臉的時候，他把手本捏在手中，不用說話，制台早已瞧見了，便問是誰來見，為的什麼事情？巡捕忙回，是洋務局總辦某道來請示的。制台到此，方命傳見。及至坐下，照例敘了幾句話。洋務局老總欠著身子，把日間的事情，面陳了一遍。制台一面聽他講話，一面搖頭，等他說完，制台道：「老兒們也過於小心了。為著這一點點事情，都要來問我，我這個兩湖總督，就是生了三頭六臂，也忙不來。教士並無官職，怎麼算得是官？又不集股份開公司，也算不得個商人。既然介乎不官不商之間，你們就酌量一個適中的體制接待他。只要比官差點，比商又貴重點，不就結了嗎？」

洋務局老總聽了這話，賽如翠屏山裡的潘老丈：「你不說我還有點明白，你說了我更胡塗！」他此時卻有此等光景。但是怕制台生氣，又不敢再問，只得辭了出來。回到局中，拿這話告訴了幾個同事，大家也沒了主意。後來還虧了一位文案老爺，廣有才學，通達時宜，居然能領略制台的意思，分開眾人，挺身而出道：「制軍這句話，卑職倒猜著了八九分。」眾人忙問是何意思？文案老爺道：「我們現在只要替他預備藍呢四轎就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藍呢四轎，不是拿他當了商人看待嗎？」

文案老爺道：「你別性急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等我說完了再批駁。」眾人於是只得瞪著眼睛，聽他往下講。文案老爺道：「轎是藍呢轎，轎子跟前加上一把傘，可是商人沒有的。」眾人一齊拍手稱妙，老總更拿他著實誇獎。一時議定，總辦會辦各方各自回私宅而去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要見制台的教士，曉得制台優待遠人，一切具飭洋務局預備，較之在湖南時官民隔閡，華洋齟齬，竟另是一番景象，心中甚是高興。到了次日，尚未起身，辦差的大轎人馬，具已到齊。教士雖穿的中國衣裝，然而只穿便衣，不著靴帽，坐在

四人大轎中甚不壯觀。洋務局的轎夫親兵，是伺候洋人慣了的，倒也並不在意。就是湖北的百姓，也看熟了，路上碰著，亦不以為奇。一霎到了制台衙門，大吹大擂，開了中門相接。教士進去，同制台拉了拉手，又探了探帽子，分賓敘坐，彼此寒暄了一回，又彼此稱頌了一回。教士便將來意向制台一一陳明，又道：「目下在此盤桓數日，就要起身，等把同來的幾個人一齊送到上海，等他們有了生路，我還要回到湖南，將來路過武昌的時候，一定還要來拜見貴總督大人的。」

制台聽了教士的話，想起上月接到湖南巡撫的信，早已曉得永順有此一宗案件。當下心上著實盤算，想這幾個生員明明不是安分之徒，倘是安分之徒，一定不會信從洋教；現在把這幾個人送往上海，上海洋人更多，倘若被他們再沾染些習氣，將來愈加為害。我外面雖然優禮洋人，乃為時事所迫，不得不然，並非有意敬重他們。這班小子後生，正是血氣未定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他們此時受了地方官的苦，早將中國官恨如切骨，心中那裡還有中國？與其將來走入邪路，一發而不可收，何如我此時順水推船，借了洋人勢力，籠絡他們，預弭將來之患，豈不是好？主意打定，便裝做不知，定要教士把永順鬧事情形詳說一遍。教士自然把眾秀才的話，一半有一半無的和盤托出，通統告訴了制台。制台登時跺腳捶胸，大罵博知府不置。又說他如此可惡，我此刻就做折子參他。教士聽了制台的話，看他甚為高興，制台故意又連連跌足道：「國家平時患無人才，等到有了人才，又被這些不肖官吏任意凌虐，以致為淵驅魚，為叢驅爵，想起來真正可恨！我這裡用人的地方卻很不少，我想把這幾個人留在湖北，量材器使用，每一個人替他們安置一席，倒也不難。然而我不敢，怕的是謠言太多，內而政府，外而同寅，不曉得要排揎我到那步田地？知道的說我是棄瑕錄用，鼓舞人材，不知道的，還說我是通逃藪呢。貴教士請想，你說我敢不敢？」教士起先聽了制台的話，說要把這幾個人留在湖北予以執事，還疑心制台是騙人的，從來他們做官的人，一直是官官相護，難保不是借此為一網打盡之計，後來見他又有畏讒避譏的意思，不免信以為真，便道：「我要送他們到上海，也並非不得已，實在可憐他們受了地方官的壓力，不但不能自由，而且性命難保，上帝以好生為心，我受了上帝的囑咐，怎麼可以見死不救呢？既然貴總督大人能夠免去他們的罪，不來壓制他們，他們都是很有學問的人，很可以立得事業，等他們出來幫著貴總督辦事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而且貴總督的名聲格外好，將來傳到我們敝國，也都是欽敬的。」制台道：「貴教士的中國話說得很好，到我們中國有多少年了？」教士道：「來是來的年數不少了。我初到你們湖南的時候，一句中國話不會講，那時候通湖南，敝國人只有我夫妻兩個，還有一個小孩子。我不會說中國話，我偏要學，我就離開我的家小，另外住到一個中國人家，天天跟著他說，不到半年，就會了一半了。」制台道：「通湖南只有你一個外國人，倒不怕中國人打你？誰肯還來教你說中國話呢？」教士道：「那時候，我身上的銀子帶的很多。貴國的人，只要銀子，有了銀子，他不但肯教我說話，各式事情，都肯告訴我曉得。只要有銀子，諒他祖傳的墳地，都肯賣給我蓋房子了。到如今，我樣樣明白，我的銀子也就化的少了。」制台聽了他的話，半天沒有做聲，又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且在我武昌盤桓幾天，等我斟酌一個安置他們之法，再來關照。」教士聽說，又稱謝了幾句，方始告辭而去。

但不知制軍如何安置這一幫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